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8

珍藏本

廖添丁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廖 添 丁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廖
添
丁

下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赵丁丁

封面设计:刘一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-1998-022

廖添丁

(台湾)欧阳云飞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21 字数:40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 7-222-02649-5/1·660(上、下二册)定价:29.80 元

书 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.乞丐王子 | 11.猎鹰记 |
| 2.豆腐大侠 | 12.鬼面侠 |
| 3.神仙老虎狗 | 13.鬼谷 |
| 4.廖添丁 | 14.催命阎王 |
| 5.鞭影弥天花满楼 | 15.迷魂塔 |
| 6.小鱼吃大鱼 | 16.血珠恨 |
| 7.小流浪 | 17.血剑屠龙 |
| 8.江湖豪门系列 | 18.燕子飞 |
| ①恐怖谷 | 19.江湖魔头系列 |
| ②无影门 | ①魔鬼的门徒 |
| ③龙风霸 | ②鬼火魔灯 |
| ④九龙刀 | ③魔妓 |
| 9.江湖浪子系列 | ④鬼王笛 |
| ①好小子阿郎 | 20.毒龙谷 |
| ②好马不吃回头草 | 21.玄真宝录 |
| ③神国小神通 | 22.海魔 |
| ④赌命浪子 | 23.地狱门 |
| ⑤尼姑的女儿 | 24.魔鬼书生 |
| 10.风流小子 | |

版 权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49-5



9 787222 026490 >

九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

醉仙楼。

后面的民房内。

午膳时分已过。

廖添丁与阿坤仍高卧未起。

自然有女相伴，非迎春花、赛水仙莫属。

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，笃！笃！笃！敲个不停，

廖添丁大为不悦道：

“是谁呀，大清早的，吵什么吵？”

门外传来飞鱼张木村的声音：

“廖老大，不早了啦，十二点已过。”

“飞鱼，你有事？”

“有一位朋友急着要见你。”

“是那一位？”

“我不认识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打鱼的渔郎。”

“渔郎？叫做什么？”

“他自称叫徐福田。”

够了，有“徐福田”这三个字就已经足够。

足够他匆匆忙忙的穿衣而起。

足够他十万火急的来到客厅里。

阿坤、土确壁也在同样的情况下仓皇而至。

果不其然，客厅内正有一位渔郎在候着，赤脚，短裤，上衣未扣，半裸着胸膛，头上戴一顶草笠，遮住了半张脸，手里提着一个鱼篓，上面还盖着一片网。

但是，阿坤、廖添丁、土确壁还是认得出，正是活跃在淡水河上，潜伏在观音山里的义军头目徐福田。

土确壁疾迎而上，紧握住徐福田的手，热情的道：

“徐兄今天怎么有时间跑到台北来？欢迎，欢迎之至。”

阿坤同样表现得很热诚，道：

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很高兴在台北重逢，这里是吴老大的地盘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别客气，好好的享受享受，爽一爽。”

徐福田根本找不到说话的机会，又被廖添丁抢了先：

“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的抗日英雄大嘴狮回来了没有？”

三人热情过度，总算挨过了这一阵疲劳轰炸，找到说话的机会，徐福田道：

“敝上简大狮业已北返。”

廖添丁道：

“既已北返，何不来此一叙？”

“已经来啦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就在外面。”

“快请，快请！”

※ ※ ※

徐福田颌首而去，当他再度返转时，客厅之内，土确壁早已命人摆下了一桌酒席。

简大狮并非匹马单枪，有四个人前拥后护而来，清一色头戴斗笠，穿一身粗布衣裳，打扮成农夫的模样。

跟大嘴狮这还是第一次见面，彼此初识乍见，却一眼就被三人认了出来，请上了大位坐下。

简大狮不由错愕一下，道：

“三位如何识得小弟大狮？”

阿坤直言不讳道：

“嘴大嘛，注册商标。”

简大狮张开大嘴一笑，道：

“见笑了，见笑了。”

土确壁一本正经的道：

“嘴大才好，嘴大吃四方。”

廖添丁随声附和道：

“肚大更好，肚大积财王。”

简大狮苦笑道：

“说什么嘴大吃四方，肚大积财王，义军今日处境艰难，能够塞饱肚子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”

大嘴狮的嘴的确很大，不笑还好，一笑简直叹为观止，保证可以吞下去一个大苹果，或者三个芭蕉。

廖添丁道：

“大家快请坐，先塞饱了肚子，其他的事咱们慢慢再谈。”

然而，徐福田及四名侍卫，竟无一人肯坐下来。

二人守在门外，三人立在大嘴狮的身后，小心翼翼的护卫着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

廖添丁问徐福田道：

“这一路之上，可曾被日军日警察发觉？”

徐福田道：

“我们十分小心，应该没有才对。”

“既未察觉，就无危险可言，坐下来一起用吧。”

“廖朋友别客气，你们先用。”

“怎么？是不是因为有长官在，有所不便？没有关系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打日本鬼子是公事，自当服从第一，吃饭是私事，理应无分大小，一律平等。”

阿坤是个标准的鸡婆，亦凑趣道：

“说的也是，俗谚有云：吃饭皇帝大，砍头也要塞饱了五脏庙，相信简先生一定不会介意的。”

大嘴狮笑而不答。

徐福田道：

“两位误会了，事实上义军好似一个大家庭，如兄如弟，平时大家皆平起平坐，同桌而饮，谁也没有摆架子。”

阿坤道：

“莫非到外面来就要摆摆架子？”

徐福田道：

“绝无此事。”

“那是屁股上长了刺？”

“说笑了，实际上是怕番仔猝施突袭。”

“你不是说……”

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

土确壁惊“哦”一声，对张木村道：

“飞鱼，传令下去，调集本帮主力，将这栋宅子全面封锁，外人一律不准进出。”

“是，老大。”

“醉仙楼那边也要严密戒备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别忘了在各主要街口布下岗哨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回报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“好，你回吧。”

飞鱼领命而去，徐福田等人这才大放宽心的坐下来，跟大伙儿同桌吃饭，同桌喝酒。

酒过五巡，大家的肚子俱已大半饱，廖添丁方始再度开口：

“简兄此番护送家师南下，可曾见到詹振？”

简大狮敬了大伙儿一杯酒，立道：

“见到了。”

“詹先生现在何处？”

“葫芦墩（丰原）。”

“伤势可有进展？”

“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”

“可有北返的计划？”

“短期之内即将北返。”

“詹振乃是北区的游击司令，一旦重掌兵符，定可振奋军心，鼓舞士气。”

“廖英雄之言甚是，北区的义军弟兄莫不翘首以待，如大旱之望云霓。”

“且请谈谈南部义军的大势如何？”

一提到南部义军的大势，简大狮便堆下来一张苦瓜脸，未

语先仰天长叹一声。

方待出言答话，飞鱼及时仓皇而入，劈面就说：

“那边有情况。”

徐福田的反应好快，人已站起，从鱼篓内拔出来一把枪。

四名侍卫也不含糊，拔枪在手，就要往外面冲，被廖添丁阻住了，让他们坐回原位，道：

“切勿反应过度，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”

土确壁道：

“哪边有情况？”

飞鱼道：

“醉仙楼那边。”

“发生何事？”

“有人摸进来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牛鬼神蛇帮的地头蛇徐憨彪。”

牛鬼神蛇帮又称四恶，本是横行在艋甲地区的四个地痞流氓，既无出类拔萃的武功技艺，更无徒众资望可言，只是凭着一股子狠劲，横行霸道，敲诈勒索，鱼肉乡里而已。

后来，不知怎地，跟日警拉上了关系，甘心卖身投靠，供番仔驱使，专门干一些通风报讯，陷害忠良的勾当，气焰因而更加嚣张，几乎已经变成全台北人见人恨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

没料到，此时此刻，徐憨彪会在醉仙楼出现，自然非同小可，必定另有图谋。

廖添丁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诸位且先在此别动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待咱家前去摸摸他的底，然后再作计较。

※ ※ ※

廖添丁的本事真大，离去时还是一位衣冠楚楚的少年仔，一到醉仙楼便变成一个粗衣布鞋，面目庸俗的跑堂。

徐憨彪就在前面不远，正被一群酒女所包围。

但他似乎并无拈花惹草之意，仅随手吃吃豆腐，点到即止。

一张憨头憨脑的脸，不停的四处张望。

一双鬼头鬼脑的贼眼，不停的扫来扫去。

没多久，便脱出脂粉阵，径往醉仙楼的后方行去。

恰巧被廖添丁堵上，客客气气的道：

“先生，吃花酒请上楼，后面是姑娘们的香闺，闲人免进。”

地头蛇徐憨彪贼眼一翻，趾高气扬的道：

“大爷不是来吃花酒的。”

廖添丁愣了一下，道：

“爱说笑，上酒家不吃花酒，干啥？”

“找人。”

“找什么人？”

“前不久，见有几个庄稼汉结伴而入，可有此事？”

廖添丁心头大骇，但既已被他撞见，只得说实话，并且追问了一句：

“先生认得？”

“其中有两位以曾相识。”

“也有可能是认错了人。”

“可否认错，请他们出来一见便知。”

“可惜早已去远。”

“怎么？他们不是来逗乐子？”

“乡下土包子，哪有钞票来玩女人？”

“那他们何事入酒家的门？”

廖添丁急中生智，故意吊他的胃口：

“是急事。”

地头蛇徐憨彪脸色大变，迫不及待的追问道：

“什么急事？”

“内急！”

“何谓内急？”

“这都不懂，真差劲，就是大便小便的意思啦。”

徐憨彪有一种被骗、被戏耍、被作弄的感觉，勃然大怒，道：

“妈的，拉屎撒尿就直说，转什么弯，抹什么角，大概是欠揍。”

呼！地一声，照准廖添丁的鼻尖就是一拳。

若是换了别处，不是醉仙楼，或者大嘴狮他们不在此地，就凭徐憨彪这身三脚猫的把式，廖添丁一个“过肩摔”，包准叫他七荤八素，趴在地上喊爷爷。

但，此时此地，既不愿使醉仙楼曝光，更怕给大嘴狮他们惹来杀身之祸，只好委屈求全，避过来招，向地头蛇低头赔罪道：

“对不起啦，失礼，失礼啦。”

徐憨彪是个十足的小人，小人的特性就是欺软怕硬，闻言更加跋扈，阴恻恻的冷笑道：

“怕挨揍，最好说实话。”

“小人所言，句句都是实话。”

“我问你，醉仙楼的产权可是归四海帮所有？”

“不是，跟四海帮毫无瓜葛。”

“后台老板可是姓吴？”

“错，全错。”

“那姓啥？”

“何？”

“何什么”

“百闻。”

“何必问？”

“不，不是何必问，是何百闻，音同字不同。”

地头蛇徐憨彪的白眼珠打了两个转儿，道：

“你们何老板跟那个帮派挂钩？”

廖添丁故作傻头傻脑状，道：

“挂钩是何意思？小的有听没有懂耶。”

“哼，阿土，告诉你长长见识，挂钩的意思就是接受某一个帮派的保护。”

“干嘛要别人保护？”

“酒楼妓院，乃色情场所，难免会争风吃醋，惹是生非，轻则砸东西，踢场子，重则会闹出人命来。”

“嗯，我们这里就常常有人砸东西，踢场子，甚至打架滋事。”

“这就是没有人撑腰保护的结果。”

“要谁来保护才好呢？四海帮？黑龙会？还是飞鹰帮？”

“呸呸呸，都不好。”

“不好就好像再也没有了。”

“还有一个最好的帮。”

“那一帮？”

“牛鬼神蛇帮。”

“好也没有用，搭不上线。”

“算你走狗运，咱家正是牛鬼神蛇帮的老四地头蛇徐憨彪